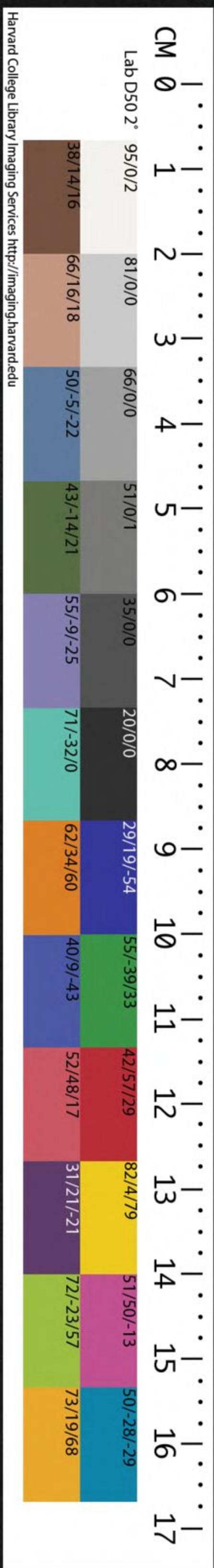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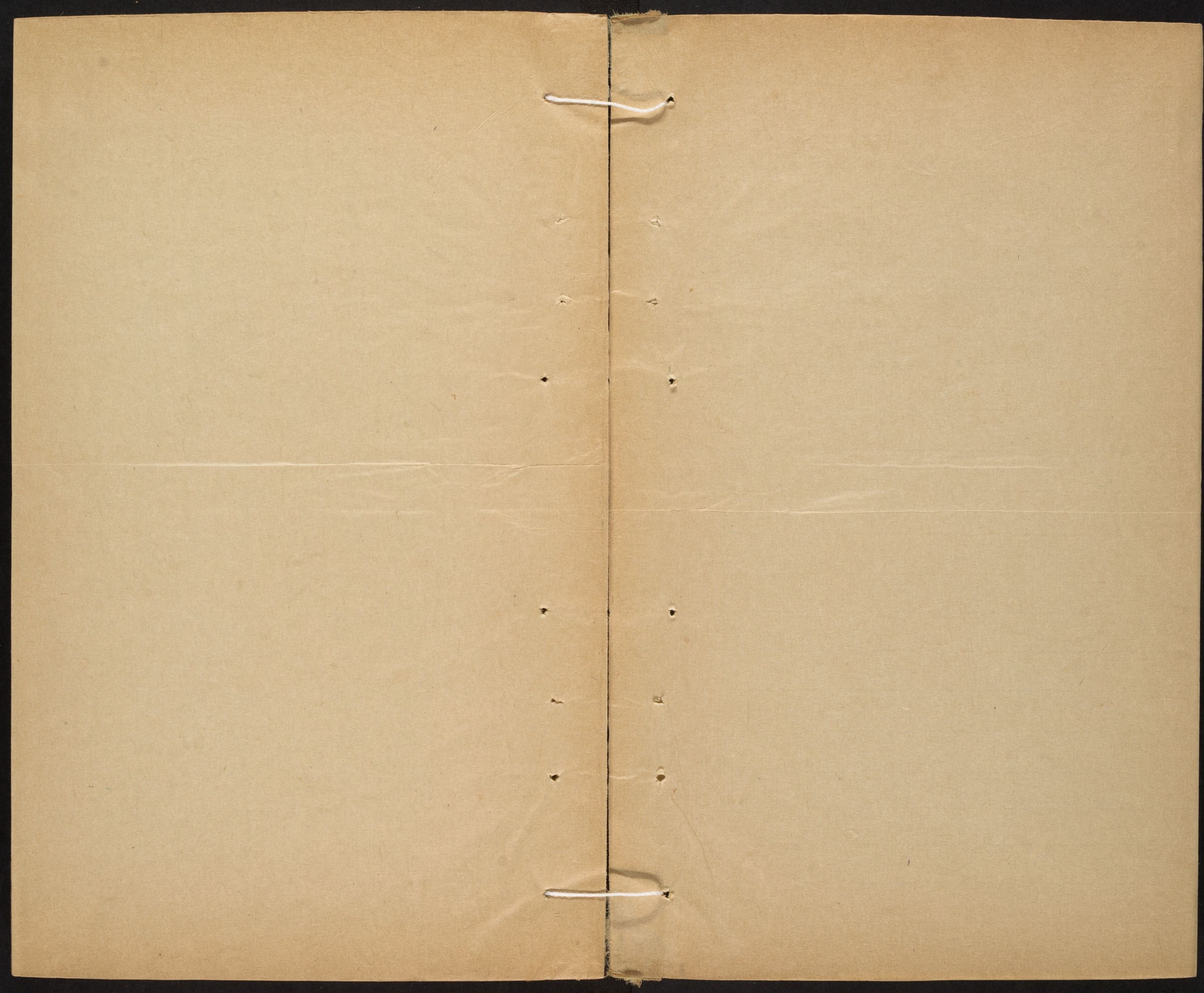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EC 19 1933

T2259.4/2166

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尼相臣傳卷之二十二

李泌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魏八柱國弼七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座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傲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旨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
要大於身賜束帛勅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
獎愛常引至卧内九齡忽念曰嚴挺之大苦勁然蕭
誠軟美可喜泌在傍言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
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嘆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
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
中詣闕獻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
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自至一
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
入議國事出陪輿禁于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者山

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
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三人
資卿道義云又諫廣平王宜監軍及釋李林甫構譖
帝在東宮時事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
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陛下無欲速
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
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
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
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
耳使子儀無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

長安奔命數千里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我當以逸
待勞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
原朔方共互擊之徐令建寧王爲范陽節度使北并
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
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
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
則賊再疆我再困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賊得休養
士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上謂李泌曰今子
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海內則無官以賞之
柰何泌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賞功有功則賜以茅

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貞觀中欲復古制大臣
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
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爲今之計天下既平
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上善之時帝奉迎上皇自請
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曰爲之柰
何泌曰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
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
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
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
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柰何遽

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王倓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倓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

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崔員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

述黃臺
辭

賜第
娶妻

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
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賜
第強詔食肉為娶故留後李暉甥婚日勅北軍供帳
元載惡不附已出為觀察魏少游判官載誅召還復
為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會澧州闕袞盛
言南方凋瘵請移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
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
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
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

請勿
赦懷
光

六衛
軍

請屯
田以
漸復
府兵

不可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
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餼漕以勞進檢校
禮部尚書又議置十六衛上將軍三年同平章事封
鄴縣侯請全功臣論相臧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
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
下不以臣不才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其
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失
辭卿言是也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
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關中久荒所
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舊

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即以所
開田爲永業則戍卒皆爲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則天下
無復事矣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
死道路者必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
幾何曰三之二請復所省州縣官必又奏中朝官常
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
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科
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
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

薛邕田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
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
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必以爲外大
重內大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爲宜而竇
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必又白罷拾遺補闕
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先是公主肅宗女也適
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語
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
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
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且孝友溫仁

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
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
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
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
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
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
上亦泣曰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
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
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
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

相又觀茲事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深
戒其失從容三日寃其端緒必詳知太子之無他矣
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
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
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
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
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
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
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曷使楊素許敬宗李林
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

還宮 勿露 此意 右

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
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
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
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
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
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
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
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一日上
開延英殿獨召泌涕泣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

西使 者分 神 策 勿

言 把 好

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
大詘封物皆三損二至是帝使還舊封李晟馬燧渾
城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受河隴既歿於吐蕃安
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李泌請假
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
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皆分隸神策禁旅益壯時方
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
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
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
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

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泌指其陷李揆
和蕃顏真卿使希烈之罪又言楊炎罪不至死祀擠
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
卿言誠有之上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
天命非祀所能至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
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
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
亡也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
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清
囊盛百穀瓜果踵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問釀宜春

酒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
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宴會四
年八月月食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
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有文集二十卷
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
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人主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
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初泌
出江南與柳渾顧况為人外之交吟咏自適而渾先
達故泌復得入子繁有才名無行義泌為相嘗薦處
士陽城為諫議大夫及泌歿裴延齡巧佞奉上城歆

唐相國傳 卷之二十一 九
奏其過以疏草示繁繁竟白延齡盡述其事父與翰
林學士梁肅友善肅歿繁亂其配士君子以此少之
后為隨州亳州刺史州有劇賊為大患繁有機畧捕
殺之舒元興與繁素隙反生以濫殺不辜詔賜死人
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
紙握筆著家傳十篇

新史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
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
宗披榛莽立朝廷筆言暫謀有所寤合皆附以正
當此時泌於敵納間曲全玄肅父子為不少又佐

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
泌於德宗時一居相位請置十六衛軍請全功臣
請復所省州縣官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議府兵募戍卒屯田京師舉陽城為諫議大夫炳
炳相業即房杜姚宋可以並驅而爭先矣舊史謂
德宗晚好鬼神泌乃獲用何視泌之淺而議之容
易哉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三

盧杞

盧杞字子良父奕有傳杞有口才體貌陋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為忠州刺史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同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所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媮能者忌小忤已不致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為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闚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急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為詔所殺

張鎰

郢

杜佑

李揆 真卿

願下三司雜治拜劾大夫郢初詹善張鎰每伺杞間獨詣鎰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即往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佯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伏死流郢費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佑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深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屯河南北孳不解財用日

急于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總
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贊判度支其當需都賓等
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皆其贏以濟
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甘其期人不勝
完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闕日計悉田宅奴
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儻匱質金居買而者四貸其
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邀索相所訴帝
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贊之術亦窮于是間架
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
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處十二架抵

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筭
二十請加五十主會注所售入其筭有私其目相市
為私籍自言隱不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
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
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
儻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
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閔播從後數日崔寧自
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
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
模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乘不知道乾陵北

光 懷

踰鷄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
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
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賁曰聞懷光常斥宰相不能謀
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
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
懼即譖帝然之詔懷光無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
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
反因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
始帝即位以崔佑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
初綱紀張設赫然而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

高 肯 制

繩天下亂敗相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警
然肆志後雖斥帝尚念之不衰及興元敕令俄徙吉
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
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反易
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墜宰
相不悅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于是諫臣
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極言杞罪四
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
言懇烈帝語宰相曰授杞大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
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別駕後散

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祀事朕可之矣泌頓首
賀曰此日外謂陛下爲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
帝喜祀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
屏姬侍及祀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
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矣

張延賞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寶符開元末玄
宗召見賜名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
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

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轉殿中侍御史代宗幸陝除給事中轉御
史中丞天曆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
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河
導渠修築官廟數年間流離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
美焉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
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治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
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聞載黨知之
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鞠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
意尋出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

人有亡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
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得生存吾人又何限于
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使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
歸者增於其舊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
延賞奏請以江為界人甚為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
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數年改成都
尹劔南西川節度使尋就加吏部尚書 建中四年
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朮以兵入成都為亂延
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斬朮及同
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

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遷其後郭英又淫崔寧之

室遂縱崔寧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侈靡故蜀

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建中

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為駕在梁州

倚劔南蜀川為根本 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

疾詔徵延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

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

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僕射初大曆末吐蕃寇劔南

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

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于詞

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于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仇惡於盃酒之間終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內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 初吐蕃尚結贊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晟令牙將

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達代之上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舉代已者于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及冊晟太尉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奉禮如闕即以太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時議非之 延賞奏議請省官員

唐書 卷之二十三 七
曰爲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荆南劔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十數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祿俸資募職戰士俾劉玄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之 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玄佐亦歆自効初稟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拒絕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

不附自建議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州府停減及所留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宜委長吏于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邑部送準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產幹了者差遣及減員人衆道路怨嘆日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常倫及常察官等抗疏以減員招怨並請復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疾甚嘗在私第李泌初

為相採於群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
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賻禮加等謚曰成肅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四

李晟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
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
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
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鬪頗傷士卒忠嗣募軍
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
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
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豐州叛羗於高當州又擊
宕州建狂羗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

唐書 卷之五
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党項羗
高玉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曆初
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
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
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
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因解
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金吾衛
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
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
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

唐李抱
玉解靈
州之圍

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
都將德宗卽位吐蕃寇劍南節度使崔寧朝京三川
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晟乃踰漏
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
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
反將兵圍臨洛邢州詔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
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
臨洛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
洛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
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洛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洛水

破田
悅

乘水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道軍擊敗悅軍於洎水遂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討賊者吾三帥也邢趙北壤人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為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權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

日與孝忠連兵北畧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迫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晟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奔赴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為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

唐書 卷之五
御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蘓無犯時劉德
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蕞無制德信入謁晟晟
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以并
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
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
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中懷光望
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暴為賊餌哉晟曰
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
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
露於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為公先驅死且不

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
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
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
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為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
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遣翰林學士陸贄
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
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
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懷光屯
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
促以叔復懷光託以卒疲更請休息以伺其便然陰

東渭橋

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為所併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鈇為洋州刺史唐良臣為利州刺史晟子婿張或為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師移幸咸陽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急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並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

劫建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為懷光所害是日車駕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弘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為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強寇恐為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內為之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或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

外崇
懷光

不旬日芻糧皆足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
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予代受國恩見危
死節臣子之分况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以取富貴
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勦力
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
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歔流涕是時朱泚
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視
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
孤軍而抗劇賊而執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激人心故
英豪歸向戴休顏率奉天之衆韓游瓌治邠寧之師

駱元先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
七盤皆稟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顏游瓌從晟
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鑿以橙
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
所得懼為晟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
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
者本神策將惡懷光之不臣既至富平結陣於軍中
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
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
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

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瑛對曰李晟
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
安是月渾瑊女將上官矍自間道懷詔書加晟檢校
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
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晟承詔
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
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
墜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有詔加晟京畿渭北鄜
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敬仲自京
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

各官

為副使鄭雲逵為行軍司馬李敬仲為節度判官俾
同主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
節度授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
沒之渭橋攜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
晟又奏曰近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歛儻寇賊未滅宿
兵曠時人費耕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
納之晟乃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
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
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
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詣晟軍且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公家無恙城中有書聞晟曰爾敢與賊為間遽命斬
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
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將吏數輩自賊中
逃來言泚眾携離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
令言及偽中丞崔宣咸使諜覘我軍為邏騎所得拘
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報崔宣善為賊
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
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晨集將佐圖兵所向
諸將曰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
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若賊設伏格問百姓

新將
趙期進

嘉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
心腹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進軍於城下其
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
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
賊眾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
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勅吳詵康
英俊史萬項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
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
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屍蔽
地餘眾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翌日將復出師諸

賊大破

將請侍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集諸將駱元光尚可孤兵馬使吳詵王似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乃使王似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率直抵苑牆神麋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柵柵而入王似騎軍繼進賊即奔潰獲賊將選誠諫大

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十余合乘勝驅賊至於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遣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降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筭下激士心幸得殲厥兇渠肅清宮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

約五
日內
勿通
家信

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譎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
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
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
攝長安令陳元衆攝萬年令常上伋告喻百姓居人
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
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佻取賊馬二匹晟皆
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悅咸歎流涕二十
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尚可孤屯壘仙門駱元光屯
章敬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
人徇於市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

露布
梁州

斬偽
官異
忌德

泣群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
謨盪滌兇醜然古之樹勲力復都邑者徃徃有之至
於不譎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
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
不為朕也百官拜賀而退是日晟斬偽相李忠臣張
元晟蔣鎮喬琳洪經綸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於
賊者程鎮之劉廸蔣沆趙曄陸岌等晟初屯渭橋時
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
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重
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叅佐曰前者士大夫

唐相國傳 卷之四
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
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
叅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
封一千戶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吳詵將兵三千
至寶雞清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十三日
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游瓌戴休顏以其兵扈從晟
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中南
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凡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
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於三橋上駐馬勞
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闕咸肅

抃舞感涕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
逆致鑿輿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
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上為之掩涕命給事中齊
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月御殿大赦贈晟父
欽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
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
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
師以為榮觀上恩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
刊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
賜晟晟以涇州倚邊屢害戎帥數為亂階乃上書請

理不用命者兼備耕以積粟攘却西蕃上皆從之詔
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
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
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
將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
誅之上以初復京師及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
理殺張鎰之罪斬王斌等十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
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遑討
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
州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後患從之晟

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
并誅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
州亂逆泉數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
為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隴之陷也
豈吐蕃力取之蓋因將帥貪暴種落携貳人不得耕
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士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
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
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
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羨息曩蕃相
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

唐書卷之五十四
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間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佖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

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秋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馱兵疑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用劉玄佐李抱真委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壓晟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冊拜晟為大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為蕃兵所劫瑊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為司徒盡中尚結贊之

謀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
丁瓊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
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
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圖之
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聞四年三月詔
為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
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牲牢祭器
牀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
於延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盪
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
威不若康不以用端命於上帝宇宙既清日月既貞
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於斯閣懋昭績効
式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
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
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為代生苟
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
範等著其輔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
勲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
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

未錄孰謂旌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曷其
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
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庶播嘉庸式昭於下
俾後來者尚挹清顏知元勲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
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門左初晟在鳳翔謂賓介曰
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
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縉紳儒者之事非
勲德所宜晟歛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
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
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

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
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
每理軍必曰某事有勞某能其事雖所養小善必紀
姓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
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為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
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
元澄三子晟撫待動至皆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
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
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
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醴中饋以待賓客遂

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貞元九年八月薨
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
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賙賻加等比
大歛上手書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
進致旨於故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
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
弘濟患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
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
克諧中外訏謨帝道叶贊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逮
方期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日時

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
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
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樑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
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鄉一門僉嗣朕
必終始保持况原等弟兄承鄉教訓朕之志義豈忘
平生縱鄉不言朕亦存信比者鄉在之日却未見朕
深心今鄉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
涕零是用躬述數行寫朕所懷臨紙遣使不能飭詞
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冊贈太師謚曰忠武晟薨後城
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惻然思晟乃令致鹽於

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
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眷遇終始無與晟比元和四
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重可文之
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與國無窮時
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
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間代英賢
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筭抱經武之長材貫以至誠
協於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殲
宮廟斯復眷茲勲伐則旣褒崇永言天歎之夷載懷
邦傑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其家宜令

編附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庭晟十五子侗佃偕無
祿早世次愿聰總懸馮恕憲愨懿聽甚慤聰愿愨聽
最知名

舊史曰西平器偉才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
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
應變誠一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
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
對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
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解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
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鑒之誅可

不為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不明無人君
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權丁瓊
之言誠堪太息雖齷齪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閣
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
功聽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
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新史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
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徠河南李希烈誑鄭汲
晟無積貲輸糧捉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
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至師入

長安而人不知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
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
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按唐將相彬彬踰美往代如李郭之功後世所稱
最光弼守太原守河陽兩勝可以言功矣然潰於
相州敗於邙山子儀雖復兩京尋與九節度敗北
惟西平王李公玄謨妙畧忠肝義氣佈置尤密賞
罰必行自初隸王忠嗣以來百戰百勝未有敗挫
唐初李靖以來一人而已然不伐不驕子儀同焉
汾陽七子八婿皆為顯官西平十五子愿聽愬稱

名臣忠德之報亦異世相埒云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五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父季龍嘗舉明孫吳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嘆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畧該涉群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珣拔其根抵祿山西不能入關則

坐而授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奏趙城尉是時回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屈強恣睢所過或虜掠廩粟供餽小不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請主郵驛比回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回紇乃授燧旗幟為識犯令者命燧取死囚給左右廝役小違令輒殺之回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

太原
是鏡
新錄

抱玉益竒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回紇言燧得其情今僕固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西山以為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通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竭誠固城自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回紇歸遣其將安恪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東郡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餽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詣薛嵩說之嵩乃絕懷恩從順署奏左武衛兵曹歷太

治懷
州興
教化

塞隴
州通

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判官無幾遷秘書少監
兼殿中侍御史為節度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
乃勸課農畝揔其戶籍歲一稅之州人以為便大
曆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
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
瘞暴骨去其煩苛至隴界中生穰穀人頌之抱玉移
鎮鳳翔以汧陽被邊署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
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直虜
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
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與燧俱

被李
靈耀
田悅

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防禦水陸運使大曆十年河陽三城兵亂遂進將常
休明以燧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
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
以邀節制代宗務姑息因授靈耀及宋等八州節度
畱後靈耀不受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
將兵援靈耀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使
李忠臣合軍討靈耀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勸其
還兵請為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
引軍行汴北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靈耀選銳兵

塞險

騎卒
塞險
道教
戰陣
之治

八千號為餓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
河陽兵冠諸軍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破永
平軍將杜如江于曹州又敗李正己遊軍擊走劉洽
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
宋州淮南浙西兵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
為奇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
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
不欲入汴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
功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大曆十四
年六月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番守河東節度

使太原承前政鮑防百并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
悉召將吏牧馬廝殺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
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
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
為營陣或塞陣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
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
二年六月朝於京師加檢校兵部尚書令還太原初
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劾誠款燧上疏
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淄青栢翼通謀自
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

唐本目傳
兵邢州將李洪臨洛將張仝皆堅守不拔昭義軍告
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
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洛燧軍出鄆口兵未過
險乃遣持書諭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
次邨鄆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
射殺其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洛遣大將楊朝光將兵
萬人於臨洛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
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明日
燧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
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

大破
田悅
於臨
洛

能下殺傷必甚吾乘此必拔臨洛賞勞軍士而與之
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桓州李惟嶽救兵五千以助
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
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
曰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擊却悅燧乃令推火車
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
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洛田悅悉軍復戰燧
自將銳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
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噐甲彌是
悅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

唐書 卷之二十五
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
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
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栢異
李納遣大將衛俊將萬人救悅李惟嶽亦遣兵三千
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於洹水淄青軍其東
栢異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
河陽兵詔河陽節度使李芑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
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
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鑱鑱絕中流實以
上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

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
夾洹水而軍抱貞與李芑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
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
淄青栢三軍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
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
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為諸軍合而破之
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
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
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
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

文敬
曲悅
於恒
水軒
潛二

止為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
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
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除草斬
榛棘廣百步以為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
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
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
軍既勝諸軍還斷合擊又大破之迫汭水悅軍走橋
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晉
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

禹級

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
州至門州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
乃納悅悅既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
州降悅兄昂以洛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
李瑋將五百騎送淄青兵還鎮璘瑋因來降燧魏州
先引御河入南流燧令塞其嶺口河流絕城中益恐
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間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
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嶽傳首京師授武俊恒冀
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為易定節度
使武俊獨為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為一鎮以康日

唐書卷之二十一
知為觀察使甚為怨望且素輕孝忠耻名在下時朱
滔討李惟嶽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滔
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
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於城下諸
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
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
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
利悅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日燧與諸軍
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

貝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
至魏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
遞相推獎王號朱滔稱真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
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
烈為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
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偽稱年號
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
志在勤王竟莫能助勦患難四年十月汪師犯闕帝
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者云燧若乘田悅汨水之
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

日夕俟降燧與抱貞不和遷延於擊賊乃致三盜連
結至今為梗職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
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
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彙領兵還鎮燧以晉陽王
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
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潛以為池寇至
計省守陣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樹柳以
固隄尋兼保寧軍節度使 興元元年正月加檢校
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晉
絳慈隰節度并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侍中渾

打北
王

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據河中
燧遣使招諭之懷光妹婿要廷珍守晉州衙將毛朝
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
縣還鎮雖去偽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寢賊欲
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貞同擊朱滔以深趙
隸武俊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
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
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
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
喜且過望九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於絳分兵

三州
降

收夏縣略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燧以
 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偽刺史王克同與大
 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
 良谷秀分兵畧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
 縣降其將辛統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
 之以徇 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
 鋒將李黯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
 馬五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價騰踊軍乏糧餉而京
 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
 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慮

上為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軍以數百
 騎朝於京師上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一月
 足以平河中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駱
 元光韓遊瓌合軍次於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
 六千守官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
 攻之曠日持火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呼廷光廷光
 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
 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諭之
 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
 功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勲力背君上為族滅之計

披襟
示降
光

耶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
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
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
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既絕乃率
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
呼曰吾輩復得為王人矣渾瑊繇是服燧私謂叅佐
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今觀其行兵料敵
吾不逮遠矣八月燧移軍於焦籬堡其夜賊太原堡
守將吳罔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
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

光
懷

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吳罔
等七人以狗為懷光脇虜者皆捨之燧自朝京師還
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
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宴賜畢還太原是行
也德宗賜燧宸宸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
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
道或陳其鑒誠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
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逮也頃
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為君臣
箴用荅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

厥後人朕以文旣非上義又非備垂諸來裔良所惡
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
我文武殿邦之臣歟宸宸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
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
萬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徧聞覩之聞之矧又非真
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
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偽
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
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
求備事多摠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

下之目為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為謀我謀則智
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
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為代作程
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
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為戒納隍為志
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
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竒伎淫巧放珍禽
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
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為靡不
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

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
斯起垂旒蔽聰黠纒塞耳含弘光大是亦為羨覆之
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
丕圖寇戎薦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
物情仰稽典謨作誠斯言寘於坐隅台衡銘曰天列
台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為衡
為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
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
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敵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
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及陋明揚洎乎有虞

二人騰芳爰迨伊尹相於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
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旣興
蕭曹亦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剋滅群兇砥平四方
惟衛及英啟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
忠謇昂昂偉茲衆材為棟為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
是知道之廢興繫於時主主之得失資於台輔經之
以文緯之以武出為方伯入作申甫絕維載張闕袞
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
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
何讐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於理術師旅

唐書卷之二十五
繁起政刑多失邁茲艱屯夙夜祇慄翊我戴我實惟
勲賢內熙庶績外摠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
墜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相予理
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鼎彝
道冠圖史無俾伊傅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
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為題額其崇
寵如此二年冬吐蕃大將尚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
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
餉不繼德宗以燧為綏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
元光邠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

燧出師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
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熟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
和燧頰表論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
月燧與論頰熟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請許其盟
上然之燧既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是歲閏五月
十五日侍中渾瑊與蕃相尚結贊盟於平涼為蕃軍
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六十餘員由燧之謀謬也坐
是奪兵權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
賜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
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勲力皆圖形凌煙閣列於元

唐相曰傳 卷之十五
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對於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勅許不拜而坐時太尉晟已薨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今獨見卿不覺悲慟上歔歔久之燧既退足疾仆於地上親掖起之送及於陛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歸陳讓侍中優詔不許 貞元十一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先是司天頻奏熒惑太白犯太微上將問一月而燧薨廢朝四日詔京兆尹韓臯監護喪事吳王猷為弔祭贈賙使冊贈太尉謚曰莊武子彙暢彙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番京師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子繼祖以祖

蔭四歲為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

渾瑊

渾瑊臯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貧及貞觀中為臯蘭州刺史曾祖元慶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為臯蘭都督大壽開元初歷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間與吐蕃戰歿於靈武年四十九瑊本名曰進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駒駘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

從李光弼立功

從郭子儀
高
功

唐書卷之二十五
順遣賊提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略特羅斯山
大破阿布思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
將安祿山構逆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
將有李立節者素稱驍勇與賊格鬪臨陣斬之遷右
驍衛將軍既而肅宗即位於靈武城統兵赴行在至
天德遇蕃軍入寇賊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
慶緒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
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戶及懷恩謀亂令子瑒
與賊率軍圍榆次朔方將瑒賊率所部歸郭子儀會

大破蕃

城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為朔方行營左廂兵馬
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史丞軍還盛隴
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城拒戰於莫谷大破蕃
軍以功加入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周智光反子
儀奉詔討之令城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詔
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令城先率
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穰加兼御史大夫大曆七
年吐蕃大寇邊城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
賊於黃菩原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隴十一
年拜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

唐相臣傳 卷之五十五
城擊却之十一年子儀入朝令城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為邊患以城為石嶺關巴南諸軍都知兵馬使率兵犄角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尚父分所管內別置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充振武軍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綬銀麟勝等軍州事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管內支度營田等使其年復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領子儀舊管徵城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左街使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為城書

與希烈交通城奏其狀上特保證之仍賜戎馬一匹并鞍轡錦練二百疋時以晉王為荆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大用府幕以城檢校戶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三日城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置為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謀報泚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至遊瓌等戰於城東王師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邠至午殺

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令推車塞門焚之以外
禦乘火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合賊大修攻具以
僧法堅為匠師毀佛寺房宇以為梯櫓是月賊自丁
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絕城隨機應敵僅
能自固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監州刺史戴休
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議其所
向宰相盧杞白志貞以漠谷路為便城曰漠谷險隘
必為賊所邀若取乾陵北過附使城守固而行便取
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
必不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

郎出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
城斬伐松柏以夜繼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待聖
救軍唯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所繫非輕制置
不宜差跌但今希全等於鷄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
泚可以計破也盧杞等曰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
陵寢白志貞從而贊之上從杞議希全進至漠谷果
為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
殺傷頗甚城中出兵應援亦為賊控銳而退希全等
各歸還本鎮賊攻城逾急壕塹圍之旬日復備攻
北角矢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重圍

絕芻粟俱盡城中伺賊休息輒遣人城外掘拾樵
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
城內身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闈官宴賜舞
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為
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譴責以不識
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
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
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理環相屬負土運薪
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
上召城勳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封

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
之兼賜城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
之不足者必書其身因命以位仍謂城曰朕便與卿
別更不用對策縱有急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
奏城俯伏嗚咽上亦悲慟不自勝撫城背而遣之前
一日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
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丈次三日即令爇火次
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
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
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城但感激誠厲

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
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
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
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衣聞不
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城二子官餘
授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以重鐵方就而朔方
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先遣兵馬使張韶
入奏韶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雜臨城忽大呼謂城
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即繩
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衆不之測乃令

昇韶巡於城上翌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
而去興元元年正月以城為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
賜實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叛逆二
賊連結寇盜縱橫城分布諸軍以為翼衛繞入谷口
而懷光追騎遽至城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
加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
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
邠寧鎮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
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月賊將諸軍赴京畿
賊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城與吐

蕃將論奔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城
 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東渭
 橋抵京城攻賊城亦與韓遊環戴休顏西面諸軍會
 合晟破賊之日城亦進收咸陽尋聞朱泚姚令言奔
 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離潰相率來降選勁騎三
 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六月加城侍
 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城八百戶韓
 遊環戴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尚可孤五百戶七月德
 宗還宮以城守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
 充河中同陝魏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

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
 第之日宰相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
 光未平又加翊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
 馬燧會兵進討 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檢
 校司空與一子五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郊昊天
 上帝城入朝陪祀畢還鎮河中三年吐蕃入寇至鳳
 翔為李晟邀擊又襲破其權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結
 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
 畏城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
 情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

唐書 卷之二十五
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
結贊謂翰曰渭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
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
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
此時須請預盟翰約盟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
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
畢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
樹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
且近涇州就之為便乃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
觀杜希全預盟歆執之徑犯京師詔報之日杜希全

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令遣侍中渾瑊
充盟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盟會使兵
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為判官瑊統
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
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
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覘伺是時
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
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纔至壇所為蕃軍所
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劔珮瑊與監
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

三通其衆呼譟至城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
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城將辛榮以數百
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城僅得免辛榮兵盡
矢窮力屈而降朱鳳朝城判官鄭弁為追兵所殺崔
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城
判官路泌袁同直等六十餘人皆陷於賊尚結贊至
原州列坐帳中召陷蕃吏讓之因怒城曰武功之捷
吐蕃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深矣
舉國同怨本劫是盟志在禽城吾已為金枷待城將
斂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為乃放俱文珍馬寧

鄭弁歸朝七月城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
後見俄而吐蕃入寇京畿城鎮奉天十月還河中四
年七月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司徒
兼中書令諸使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薨於鎮廢朝五日群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謚曰
忠武賻絹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石及喪車將至又為
廢朝應緣喪事所司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
賜絹五百匹城忠勤謹慎功高不伐在藩方歲時貢
奉必躬親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帝前位極
將相無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碑故深為德宗委信

猜間不能入君子多之子鍊鎬鐵鎬城第二子性謙
謹多與士大夫遊歷延唐二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
稱者鐵城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為諸衛參軍歷諸衛
將軍元和初出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贓貶袁州
司戶憲宗思咸寧之勲比例從輕五年徵為袁王傅
復賜金紫遷殿中監

新史曰馬司徒之方畧成寧之忠蓋各奮節義為

時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悅平涼之會幾陷
於吐蕃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建中之亂四海

波騰賊泚竊發畧之辰宗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謀

畧之辰宗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謀

